



柳文卷之十五

問答

晉問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之曰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倚之首陽起之黃河迤演爾切之大陸靡之或巍而高或呀而淵景霍汾澮以經其壩而宣切若化若遷鈎嬰蟬聯然後融為平川而侯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其高壯則騰突撐拒聳岬鬱怒若熊羆之咆音彪虎豹之嗥音豪終古而不去攫秦搏齊當者失據燕狄惴怯若卵就壓振振業業覩關蹀戶惕若僕妾其按衍則平盈旋緣紆徐夷延若飛翬之翔舞洄水之容與以

稼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蕃以畜則庶而人用是富而邦
以之阜其河則濬源崑崙入于天淵出乎無門行乎無垠
自匈奴而南以介西鄙衝奔太華去聲運肘東指混潰后土
潰濁糜沸鼉鼉詭怪于汨汨騰倒駭越委泊涯涘呀呬
送甲欲啗納摧雜失墜其所盪激則連山參差廣野壞裂
轟雷努風撼鷁于岷崩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擢拔崩泮
洞踏者彌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軸轡之所負撞檣
之所御鱗川林壑隳雲遁雨瞬目而下者榛榛云云百舍
一赴若是何如吳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
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備敗而已非以為榮觀顯大也
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皆晉人之藉也願聞其他

先生曰大鹵之金棠谿之工火化水淬器備以充為棘為
矛為鍛音殺為鈎為鏑為鏃為鏃出太白徵蓐收召招搖
伏蚩尤肅肅裊裊合眾靈而成之博者狹者曲者直者歧
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霆運之如縈浩浩弈
弈淋淋滌滌熒熒的的若雪山冰谷之積觀者膽掉日出
寒液當空發耀英精互繞晃蕩洞射天氣盡白日規為小
鑠雲破霄跼都牒切墜飛鳥弓人之弓函人之甲膠角百選
犀兕七屬乃使跟超掖夾之倫服而持之南瞰諸華北讐
質涉切羣夷技擊節制聞於天下是為善師延目而望之固
以拳拘喘汗免胄肉袒進不敢降退不敢竄若是何如吳
子曰夫兵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為美觀也

先軫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況徒以堅甲利刃之為上哉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馬是產土寒氣勁崖坳谷裂草木短

縮鳥獸墜匿而馬蕃焉師師旒音旒旒音旒溶溶紘紘鞞鞞

或赤或黃或玄或蒼或醇或駮音駮駮音駮然而陰炳然而陽若

旌旃旂幟之煌煌乍進乍止乍伏乍起乍奔乍躡若江漢

之水疾風驅濤擊山盪壑雲沸而不止羣飲源槁迴食野

赭音赭浴川蹙浪噴震播灑漬漬焉若海神駕雪而來下觀

其四散音散恂音恂恂音恂悅音悅悅音悅開合萬狀喜者鵠厲怒者人搏決

然空音空躍千里相角風驟音驟霧鬣斷音斷山抉壑耳搖

層雲腹捎衆木寂寥遠游不久而復攫地跳梁堅骨蘭筋

交頸互齧鬪目相馴聚洩更虛昂首張斷其小者則連牽

繳繞仰乳俯齧蟻雜音雜集啾啾漶漶旅走叢立其材之可

者收斂攻教掉手飛靡指毛命物百步就羈牽以荀息御

以王良超以范鞅軒以藥鍼以佃以戎獸獲敵摧若是何

如吳子曰恃險與馬者子不聞乎故曰冀之北土馬之所

生是不一姓請置此而新其說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為宮室求大木者

天下皆歸焉仲冬既至寒氣凝成外涸內貞瀋液不行乃

堅乃良萬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巖崖之欺傾礪壑之紆縈

凌嶮岼之杪顛漱泉源之淦音淦潛根絞怪石不土而植

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伐者頭抗河漢刃披虹霓聲

振連巒梯音梯填層谿丁丁登登硠硠稜稜若兵車之乘

凌其響之所應則潰潰崩崩洶洶蕩蕩若騫若崩若螭龍
之鬪風霆相騰其殊而下者札嶮音憂捎殺摧碎塊北音軋霞
披電裂又似共工觸不周而天柱折鷓鴣鷺鷥號鳴飛翔
驅豸音岸虎兇奔觸鼉慄伏無所入遯無所脫然後斷度收
羅捎危顛芟繁柯乘水潦之波以入于河而流焉盪突碑
兀轉騰冒沒類秦神驅石以梁大海抵曲鱗蹙匯流雷解
前者汨越後者迫隘乃下夫龍門之懸水摺拉頽踏粹首
軒尾頽胡動切入重淵不知其幾百里也濤波之旋滔山觸
天既渟既平彌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挺拔而出林
立峰崒穿雲蔽日渙然自撓復就行列渾渾而去以至其
所唯良工之指顧叢臺阿房長樂未央建章昭陽之隆麗

詭特皆是之自出若是何如吳子曰吾聞君子患無德不
患無土患無土不患無人患無人不患無宮室患無宮室
不患材之不已有先生之所陳四累之下也且虎音斯祁既
成諸侯叛之

先生曰河魚之大上迎濤波壅津涯千里雷馳重馬輕車
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大罟斷流脩網亘山罩留力九切鹿
音罟獨織絰其間巨舟軒昂仡仡還環水師更呼聲裂商
顏於是鼓譟沓集而從之扼龍吭戶郎切拔鯨鱗音戮白鼈
逐毒螭叱馮夷立水湄搜攪流離掬縮推移梁會網蹙騰
天彌圍掉擗擁踴以登夫歷山之垂如川之歸如山之崔
如雲之披其有乘化會神振拔連淪摘竒文出怪鱗騰飛

濤而上逸生電雷於龍門者猶仰綸飛繳頓踏而取之莫
 不脫角裂翼呀嚇匍匐復就齧切莫保龍籍具糝女救切五
 味布列雕俎風雲失勢沮散遠去若夫魴鱗鮪鯉鯁鱧魴
 鱣之瑣屑蔑裂者夫固不足悉數漏脫絃目養之水府而
 三河之人則已填溢饜饾腥膏烏鹵聞膾炙之美則掩鼻
 蹙頰賤甚糞土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吳子曰一時之觀
 不足以夸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鹽晉寶之大也人之賴之與穀同化若神
 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溝塹神陵切畦畹之交錯
 輪困若稼若圃敞兮勻勻渙兮鱗鱗邈力紙切瀾紛屬音不
 知其垠俄然決源醜流交灌互澍音樹若枝若股委屈延布

脉寫膏浸凜濕滑汨彌高掩庫漫壠冒塊決決沒沒遠近
 混會抵值堤防嬰瀛沛濺偃然成淵潏然成川觀之者徒
 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漉甘鹵密起孕靈富
 媪不愛其美無聲無形燦結迅詭迴眸一瞬積雪百里晶
 晶音密幕音密奮音奮儼音儼離析鍛圭椎璧眩轉的皪乍似隕星及地
 明滅相射水裂電碎龍洛孔切從祖紅切增益大者印纍小者
 珠剖涌者如坻坳者如缶日晶熠煜瑩駭電走亘步盈車
 方尺數斗於是哀歛合集舉而堆之皓皓乎懸圃之巍巍
 曠乎滌代沼切乎狂山太白之淋漓駭化變之神奇卒不可
 推也然後驢羸牛馬之運西出秦隴南過樊鄧北極燕代
 東逾周宋家獲作鹹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以征

以貢其賚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吳子曰魏絳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豈謂是耶雖然此可以利民矣而未爲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子曰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已百貨通行而不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括齊宋曹衛解裂魯鄭震恐定周于溫奉冊受錫夾輔糾逃以爲侯伯齊盟踐土低昂玉帛天子恃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嚮達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公侯大

夫策文馬馳軒車出入環連貫于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牢餼饋交錯文質饗有嘉樂宴有庭實登降好賦犧象畢出犒勞贈賄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大戎小戎鍾鼓丁寧以討不恭車埒精萬乘卒半天下鼓之則震旆之則畏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咸能驩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于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爲民利也乎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爲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搜他人之力以自爲固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令而一異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音庚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有
茅茨采椽土型音形之度故其人至于今儉嗇有温恭克讓
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人
至于今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
故其人至于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人至于
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為不言垂衣裳之化故其人至于今
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以聞於子何如吳子離席而立
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蔑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聞也夫
儉則人用足而不淫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鬪謀則通
於遠而周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
久於其道也至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為準先生

之言道之奧者若果有貢於上則吾知其易易焉也舉晉
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已矣敬再拜受賜

答問

有問柳先生者曰先生貌類學古者然遭有道不能奮厥
志獨被罪辜廢斥伏匿交遊解散羞與為戚生平嚮慕毀
書滅跡他人有惡指誘增益身居下流為謗藪澤罵先生
者不忌陵先生者無謫遇揖目動聞言心惕時行草野不
知何適獨何劣耶觀今之賢智莫不舒翹揚英推類援朋
疊足天庭魁壘恢張羣驅連行竒謀高論左右抗聲出入
翕忽擁門填扃一言出口流光垂榮豈非偉耶先生雖讀
古人書自謂知理道識事機而其施為若是其悖也狼狽

擯僚何以自表於今之世乎先生荅曰敬聞命然客言僕知理道識事機過矣僕懼夫屈伸去就觸罪受辱幸得聯支體完肌膚猶食人之食衣人之衣用人之貨無耕織居取然而活給羞媿恐慄之不暇今客又推當世賢智以深致詰責吾縲囚也逃山林入江海無路其何以容吾軀乎願客少假聲氣使得詳其心次其論客曰何取先生曰僕少嘗學問不根師說心信古書以為凡事皆易不折之以當世急務徒知開口而言閉目而息挺而行躡而伏不窮喜怒不究曲直衝羅陷穽不知顛踣愚憊狂悖若是甚矣又何以恭客之教而承厚德哉今之世工拙不欺賢不肖明白其顯進者語其德則皆茫洋深閔端貞鯁亮苞并涵

養與道俱往而僕乃蹇淺窄僻跳浮嘍胡陌切咭側伯切抵瑕

陷厄固不足以趙趙批挨力結切而追其跡舉其理則皆謨

明淵沉剖微窮深劈析是非校度古今而僕乃緘鉗塞默

耗耗室惑抉異探怪起幽作匿攸攸恤恤卒自旤即禍字賊

固不足以睚盱激昂而效其則言其學則皆摠攬羅絡橫

豎雜博天旋地縮鬼神交錯而僕乃單庸撤苴離疏空虛

竊聽道塗顛踣蒙愚不知所如固不足以抗顏搖舌而與

之俱稱其文則皆汗漫輝煌呼噓陰陽輳轄三光陶鎔帝

皇而僕乃朴鄙艱澀培塿漶洽丑入切毫聯縷緝塵出塊入

固不足以攄摛踊踊三而涉其級茲四者懸判雖庸童小女

皆知其不及而又裹以罪惡纏以羈繫客從而擠之不亦

忍乎且夫白羲綠耳之得康莊也逐奔星先飄風而跋驢
不出泥滓黃鍾元間之登清廟也鏗天地動神祇而嗚嗚
咬哇不入里耳西子毛嬙之蹈後宮也皦朝日煥浮雲而
無鹽逐於鄉里蛟龍之騰於天淵也彌六合澤萬物而蝦
與蛭不離尺水卓詭倜儻之士之遇明世也用智能顯功
烈而麼眇連蹇顛頓披靡固其所也客又何怪哉且夫一
涉險阨懲而不再者烈士之志也知其不可而速已者君
子之事也吾將竊取之以沒吾世不亦可乎乃歌曰堯舜
之修兮禹益之憂兮能者任而愚者休兮蹉蹉蓬藿樂吾
囚兮文墨之彬彬足以舒吾愁兮已乎已乎島之求乎客
乃笑而去

起廢答

柳先生既會州刺史即治事還遊于愚溪之上溪上聚鰲
老壯齒十有一人謏音蕭足以進列植以慶卒事相顧加進
而言曰今茲是州起廢者二焉先生其聞而知之歟荅曰
誰也曰東祠於益切浮圖中廐病顛之駒曰若是何哉曰
凡爲浮圖道者都邑之會必有師師善爲律以勅戒始學
者與女釋者甚尊嚴且優游翫浮圖有師道少而病翫日
愈以劇居東祠十年扶服輿曳未嘗及人又匿愧恐殊甚
今年他有師道者悉以故去始學者與女釋者俵俵無所
師遂相與出翫浮圖以爲師盥濯之扶持之壯者執輿幼
者前驅被以其衣導以其旗怵惕疾視引且翼之翫浮圖

不得已凡師數百生日饋飲食時獻巾悅洋洋也舉莫敢
踰其制中廐病額之駒額之病亦且十年色玄不龙無異
技磳然大耳然以其病不得齒他馬食斥棄異阜恒少食
屏立擯辱掣頓異甚垂首披耳懸涎屬地凡廐之馬無肯
爲伍會今刺史以御史中丞來莅吾邦屏棄羣駟舟以沂
江將至無以爲乘廐人咸曰病額駒大而不龙可秣飾焉
他馬巴夔蒲墨切痺狹無可當吾刺史者於是衆牽駒上燥
土大廡下薦之席縻之絲浴剔蚤鬚子淺切刮惡除溼莖以
雕胡秣以香其錯貝鱗纒鑿金文羈絡以和鈴纓以朱綵
儒佳音磨或膏其鬣或劇音磨其睭視佳切御夫盡飾然後敢持
除道履石立之水涯音沂幢旗前羅杠蓋後隨千夫翼衛當

道上馳抗首出臆震奮遨嬉當是時若有知也豈不曰宜
乎先生曰是則然矣叟將何以教我鰲老進曰今先生來
吾州亦十年足軼疾風鼻知臙香腹溢儒書口盈憲章包
今統古進退齊良然而一廢不復曾不若蹙足涎額之猶
有遭也朽人不識敢以其惑願質之先生先生笑且荅曰
叟過矣彼之病病乎足與額也吾之病病乎德也又彼之
遭遭其無耳今朝廷泊四方豪傑林立謀猷川行羣談角
智列坐爭英披華發輝揮喝雷霆老者育德少者馳聲中
角羈貫排厠鱗征一位暫缺百事交并駢倚懸足曾不得
逞不若是州之乏釋師大馬也而吾以德病伏焉豈蹙足
涎額之可望哉叟之言過昭昭矣無重吾罪於是鰲老壯

齒相視以喜且吁曰諭之矣拱揖而旋爲先生病焉

柳文卷之十五終

柳文卷之十六

說

天說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爲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菰魯果切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爲癰瘍疣贅瘻痔蟲生之木朽而蝎音曷中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而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宄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

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窳音
墓以送死而又穴爲偃溲築爲牆垣城郭臺榭觀游䟽爲
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
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爲禍
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爲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
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蕃而
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爲是呼且怨
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
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爲何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爲是
耶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
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

世之謂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
其攻宄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
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
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
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
其内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癰痔草木耶

鶻說

有鶻曰鶻者穴于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宇
於其下者伺之甚熟爲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取
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而易之旦則執
而上浮圖之跂焉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行往必背而

去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北亦然嗚呼孰謂爪吻

武粉切毛翮之物而不為仁義器耶是固無號位爵祿之欲

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殼古候切卵而知攫食決裂之

事爾不為其他凡食類之飢唯旦為甚今忍而釋之以有

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飢

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

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而默徐徐

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

鴟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宄寢廟循牆而走是不近於煦

煦者耶今夫鶻其立趨音遜然其動若呼號切然其視的然其

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為則今之說

為未得也孰若鶻者吾願從之毛耶翮耶胡不我施寂寥
泰清樂以忘飢

朝日說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僚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

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記者則朝拜之云也今

而加祀焉者則朝旦之云也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

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

者且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氏

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

朝暮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谿右尹

子革夕齊之亂子我夕趙文子襲其椽張老夕智襄子為

室美士茁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夕郎亦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小采夕月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其類足矣又加祀焉蓋不學者爲之也僚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于世可乎余從之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攣踈癩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大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_{去聲}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

將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父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_{音觸}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徃徃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_音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

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稽說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稽饋進有司以問稽之說則曰合百神於南郊以爲歲報者也先有事必質于戶部戶部之詞曰旱于某水于某蟲蝗于某癘疫于某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余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稽乃通若是古矣繼而歎曰神之貌乎吾不得而見也祭之

饗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漫傲悅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之爲心也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蓋于人也以其誕漫傲悅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若此况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或曰若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于人者何也予曰若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豈人爲之耶故其黜在神暴乎眊乎昏貪乎罷弱乎非神爲之耶故其罰在人今夫在人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存而教之實則隱以爲非聖人之意故歎而云也曰然則致雨反風蝗不爲災虎負子而趨是非人之爲則何以余曰子欲知

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爲則十年九潦八年
七旱者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
數可矣反是則誕漫之說勝而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乘桴說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也與子路聞之喜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說曰海與桴與材皆喻也
海者聖人至道之本所以浩然而遊息者也桴者所以遊
息之具也材者所以爲桴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則天地之心者聖人之海也復者聖人之桴也所以復者
桴之材也孔子自以拯生人之道不得行乎其時將復於
至道而遊息焉謂由也勇於聞義果於避世故許其從之

也其終曰無所取材云者言子路徒勇於聞義果於避世
而未得所以爲復者也此以退子路兼人之氣而明復之
難耳然則有其材以爲其桴而遊息於海其聖人乎子謂
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由是而言
以此追庶幾之說則回近得矣而曰其由也與者當是歎
也回死矣夫或問曰子必聖人之云爾乎曰吾何敢以廣
異聞且使遯世者得吾言以爲學其於無悶也捷焉而已
矣

說車贈楊誨之

楊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之曰
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

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爲功也不攻則速敗
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
也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吾子其務法焉
者乎曰然曰是一車之說也非衆車之說也吾將告子乎
衆車之說澤而紆山而侷上而輕下而軒且曳祥而曠左
革而長轂以戰巢焉而以望安以愛老輜以蔽內垂綏而
以畋載十三橈而以廟以郊以陳于庭其類衆也然而其
要存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
者箱達而行之者輪恒中者軸揭暗而固者蚤長而撓進
不罪乎馬退不罪乎人者轅却暑與雨者蓋敬而可伏者
軾服而制者馬若牛然後衆車之用具今楊氏仁義之林

也其產材良誨之學古道爲古辭冲然而有光其爲工也
攻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
不變乎內若軸攝之以剛健若蚤引焉而且御乎物若轅
高以遠乎污若蓋下以成乎禮若軾險而安易而利動而
法則庶乎車之全也詩之言曰駟牡駢駢六轡如琴孔氏
語曰左爲六官右爲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之質
不良莫能方且恒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孔子於鄉
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
蓄狗不震乎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
耳矣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
行於世懼圓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

謫龍說

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羣兒戲郊亭上頃
然有奇女墜地有光曄然被緞裘白紋之裏首步搖之冠
貴游年少駭且悅之稍狎焉奇女頽塘塘名爾怒曰不可吾
故居鈞天帝宮下上星辰呼噓陰陽薄蓬萊羞崑崙而不
卽者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謫來七日當復今吾雖辱塵土
中非若儷也吾復且害若衆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講室焉
及期進取杯水飲之噓成雲氣五色脩脩音也因取裘反
之化為白龍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終亦怪甚矣嗚呼非其
類而狎其謫不可哉孺子不妄人也故記其說

復吳子松說

子之疑木膚有怪文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果氣之寓
歟為物者裁而為之歟余固以為寓也子不見夫雲之始
作乎教浦沒怒衝涌擊石薄水而肆乎空中偃然為人拳
然為禽敷舒為林木喝切曷曷切嶮魚列為宮室誰其搏而斲
之者風出洞窟流離百物經清觸濁呼召竅穴與夫草木
之儷偶紛羅離葩刻芒臭朽馨香采色之赤碧白黃皆寓
也無裁而為者又何獨疑茲膚之奇詭與人之賢不肖壽
夭貴賤參差不齊者哉是固無情不足窮也然有可恨者
人或權褒貶黜陟為天子求士者皆學於聖人之道皆又
以仁義為的皆曰我知人我知人披辭窺貌逐其聲而覈
其所蹈者以升而降其所升常多蒙音瞽禍賊僻邪罔人

以自利者其所降率恒多清明冲淳不爲害者彼非無情物也非不欲得其升降也然猶反戾若此逾千百年乃一二人幸不出於此者徵之猶無以爲告今子不是病而木膚之問爲物者有無之疑子胡橫訊過詰擾擾焉如此哉

鹿畏貍
貍 物俱 貍畏虎虎畏羆羆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爲百獸之音昔云持弓矢矍火而卽之山爲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貍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爲虎而駭之貍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爲羆虎亦亡去羆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猝搏挽裂而食之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爲羆之食也

觀八駿圖說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事者爲之圖宋齊以下傳之觀其狀甚怪咸若騫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螳螂然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采世聞其駿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犧曰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孔子如俱音欺頭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齧草飲水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爲負販者有不足爲吏者有不足爲士大夫者有足爲者視之圓首橫目食穀而飽肉絺而清裘而燠一

也推進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羲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驂騮白羲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烏得為牛為蛇為俱頭為龍鳳麒麟螳螂然也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俱頭之問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

柳文卷之十六終

柳文卷之十七

傳

宋清傳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以鼓咸譽清疾病疔切屢傷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詰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

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
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爲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
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爲利
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
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
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急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
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
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
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
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下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
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
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
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
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
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
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
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
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
旣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

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馳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饗以勞吏者且不

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喜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童區寄傳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毀齒已上父兄鬻賣以覲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束縛鉗梏之至有鬚鬣者力不勝皆屈爲僮當道相賊殺以爲俗幸得壯大則縛取么弱者漠官因爲已利苟得僮恣所爲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爲余言之童寄者郴州蕘牧兒也行牧且蕘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

寄僞兒啼恐慄爲兒恒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爲市
一人臥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
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僮大駭將殺童遽曰爲兩
郎僮孰若爲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
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
孰若吾得專焉幸而殺彼甚善卽藏其尸持僮抵主人所
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卽爐火燒絕之雖瘡手勿
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
當爲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
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耳刺史顏証奇之留爲小
吏不肯與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

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梓人傳

裴封叔之弟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當作隙宇而
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龔斲之器問其能曰吾
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
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
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
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
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
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
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

柳文
卷之十七
四
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
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
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
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
用之工不在列余圍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
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
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
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
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
上爲下上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
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

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
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
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
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
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
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
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
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
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
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
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工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

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魚隱切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倘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

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李赤傳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爲歌詩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遊宣州州人館之其友與俱遊者有姻焉間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

狂易病惑耶取絳雪餌之赤不肯有間婦人至又與赤言
卽取巾經其脰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
解其中走去赤怒曰汝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爲者赤乃
就牖間爲書輾而圓封之又爲書博封之訖如廁久其友
從之見赤軒厠抱甕詭笑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
又大怒曰吾已升堂面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之飾
宏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厠也而
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然
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厠鬼也聚僕謀曰亟去是厠遂行
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厠久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汗衆
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者

酒行友未及言已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厠舉
其牀捍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之衆發牆以入赤之
面陷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
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
足厠外赤死久矣獨得尸歸其家取其所爲書讀之蓋與
其母妻訣其言辭猶人也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
其病心而爲是耶抑故有厠鬼耶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
爲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而所爲若是乃反以世爲
溷溷爲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
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爲赤者幾何人耶反修而身無以
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耳又何暇赤之笑哉

蝟音蝟蝟音蝟傳

蝟蝟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印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為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為已累也唯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棄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夫

曹文洽韋道安傳

元闕

柳文卷之十七終

柳文卷之十八

騷

乞巧文

柳子夜歸自外夜有設祠者饗同飭餌馨香蔬果交羅插竹垂綏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絰縫製將無滯於心焉為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倘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衽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僂僂將事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于天轆轤璇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

天孫不樂其獨得真卜於玄龜將蹈石梁款天津儷於神
夫于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耀芒靈氣翕歛茲辰之良幸
而弭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
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
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于垤蝸休于殼龜龜螺蚌音蚌皆有
所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仿佯爲狂局束爲諂吁吁爲詐
坦坦爲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笑顛倒逢嘻已所
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利抵巇中心甚憎爲彼所竒
忍仇佯喜悅譽遷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已曾不
懼疑貶名絕命不負所知扑朔似傲貴者啓齒臣旁震驚
彼且不耻叩稽匍匐言語譎詭令臣縮慙彼則大喜臣若

效之瞋怒叢已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狴狂

音岸臣到百步喉喘顛汗睢盱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

入縱誕毛羣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低右

昂鬪冒衝突鬼神恐悖聖智危慄泯焉直透所至如一是一

獨何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嗇於臣恒使玷

黜沓沓騫騫恣口所言迎知喜惡默測憎憐搖脣一發徑

中心原膠加鉗夾誓死無遷探心扼膽踊躍拘牽彼雖佯

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暗抑銜冤孽音劑流血一辭莫宣

胡爲賦授有此竒偏眩耀爲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吟哢

飛走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

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齟昏莽鹵樸鈍枯朽不期

一時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鬻弊帚跪呈豪傑投棄不有
眉曠音頻頰蹙喙唾曾歐大赦而歸填恨低首天孫司巧而
窮臣若是卒不余昇獨何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艱
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方心規以大圓拔去啞舌納以
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齒牙饒美眉睫增妍突梯卷音拳
鬻音李為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彼獨何人長享終天
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
有青輿音袖朱裳手持絳節而來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
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嫉彼不為汝之所欲汝自
可期胡不為之而誑我為汝唯知耻諂貌淫辭寧辱不貴
自適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

為大失不汗卑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昇汝慎勿疑
嗚呼天之所命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
以死誰惕

罵尸蟲文 并序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蟲三處腹中伺人隱微失誤輒籍記
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讒于帝以求饗以是人多謫過
疾厲天死柳子特不信曰吾聞聰明正直者為神帝神之
尤者其為聰明正直宜大也安有下比陰穢小蟲縱其狙
詭延其變詐以害于物而又悅之以饗其為不宜也殊甚
吾意斯蟲若果為是則帝必將怒而戮之投于下土以殄
其類俾夫人咸得安其性命而苛慝不作然後為帝也余

既處卑不得質之于帝而嫉斯蟲之說為文而罵之

來尸蟲汝曷不自形其形陰幽跪仄而寓乎人以賊厥靈

膏盲是處兮不擇穢卑潛覷默聽兮導人為非冥持札牘

兮搖動禍機卑陬拳縮兮宅體險微以曲為形以邪為質

以仁為凶以僭為吉以淫諛誣為族類以中正和平為

罪疾以通行直遂為顛蹶以逆施反闔為安佚譖下謾上

恒其心術妬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睨竊出走讒

于帝遽入自屈慕然無聲其意乃畢求味已口胡人之恤

彼脩蛭胡枚切恙心短蟻穴胄外搜疥癘下索瘦力闔切痔侵

人肌膚為已得味世皆禍之則惟汝類良醫刮殺聚毒攻

餌旋死無餘乃行正氣汝雖巧能未必為利帝之聰明宜

好正直寧懸嘉饗荅汝讒慝叱付九關貽虎豹食下民舞

躍荷帝之力是則宜然何利之得速收汝之生速滅汝之

精葶收震怒將勅雷霆擊汝鄴都糜亂縱橫俟帝之命乃

施于刑羣邪殄夷大道顯明害氣永革厚人之生豈不神

且聖歟祝曰尸蟲逐禍無所伏下民百祿惟帝之功以受

景福尸蟲誅禍無所廬下民其蘇惟帝之德萬福來符臣

拜稽首敢告于玄都

新曲几文

后皇植物所貴乎直聖主取焉以建家國巨為棟楹齊為

闔閭外隅平端中室謹飾度辨各焉以几維量之則君子

憑之以輔其德末代淫巧不師古式斷茲採木以限肘腋

歌形詭狀曲程詐力制類奇邪用絕繩墨勾身陋狹危足
僻側支不得舒脅不遑息余胡斯蓄以亂人極追咎厥始
惟物之殘稟氣失中遭生不完託地境苦交切垤反時燠寒
鬱悶結澀瘞寒艱難不可以遂遂虧其端離奇詰屈縮恧
嶢音岬切含蝎孕蠹外邪中乾或因先容以售其蟠病
夫甘焉制器以安彼風毒敗形陰沴遷魄禍氣侵骨滯神
化脉體不筋倦榮乖衛逆乃喜茲物以爲已適器之不祥
莫是爲敵烏可昵近以招禍癖且人道甚惡惟曲爲先在
心爲賊在口爲愆在肩爲僂在膝爲攣戚施踣跂匍匐拘
拳古皆斥遠莫致於前問誰其類惡木盜泉朝歌迴車簡
牘載焉昭王市骨樂毅歸燕今我斬此以希古賢諛諛宜

揚正直宜宣道焉是達法焉是專咨爾君子曷不乾乾既
和且平獲祐于天去惡在微慎保其傳

宥蝮蛇文 并序

家有僮善執蛇晨持一蛇來謁曰是謂蝮蛇犯於人死不
治又善伺人聞人咳喘步驟輒不勝其毒捷取巧噬肆其
害然或嫌不得於人則愈怒反齧草木草木立死後人來
觸死莖猶墮指攣腕腫足爲廢病必殺之是不可留余曰
汝惡得之曰得之榛中曰榛中若是者可既乎曰不可其
類甚博余謂僮曰彼居榛中汝居宮內彼不汝即而汝即
彼犯而聞死以執而謁者汝實健且險以輕近是物然而
殺之汝益暴矣彼耕獲者求新蘇者皆土其鄉知防而入

焉執耒操鞭持芟扑以遠其害汝今非有求於榛者也密
汝居易汝庭不凌奧不步閭是惡能得而害汝且彼非樂
爲此態也造物者賦之形陰與陽命之氣形甚怪僻氣甚
禍賊雖欲不爲是不可得也是獨可悲憐者又孰能罪而
加怒焉汝勿殺也余悲其不得已而所爲若是叩其脊諭
而宥之其辭曰

吾悲乎天形汝軀絕翼去足無以自扶曲脊屈脅惟行之
紆目兼蜂蠆色混泥塗其頸蹙而其腹次七私且七余寒
鼻鈎牙穴出榛居蓄怒而蟠銜毒而趨志斲害物陰妬潛
狙汝之稟受若是雖欲爲蠹爲蟻切忍焉可得已凡汝之
爲惡非樂乎此緣形役性不可自止草搖風動百毒齊起

首拳脊努咩舌搖尾不逞其凶若病乎已世皆寒心我獨
悲爾吾將薙吾庭葺吾楹窘吾垣嚴吾扃俾奧草不植而
穴隙不萌與汝異途不相交爭雖汝之惡焉得而行嘻造
物者胡甚不仁而巧成汝質既稟乎此能無危物賊害無
辜惟汝之實陰陽爲戾假汝忿疾余胡汝尤是戮是扶救
切宥汝于野自求終吉彼樵豎持芟農夫執耒不幸而遇
將除其害餘力一揮應手糜碎我雖汝活其惠實大他人
異心誰釋汝罪形旣不化中焉能悔嗚呼悲乎汝必死乎
毒而不知反訟乎內今雖寬焉後則誰資陰陽爾造化爾
道烏乎在可不悲歟

憎王孫文 并序

援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援之德靜以恒類仁讓
孝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則其鳴哀
有難則內其柔弱者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
熟嘯呼羣萃然後食衍衍焉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
植故猿之居山恒鬱然王孫之德躁以蹢勃諍號呶啗子
二啗疆疆雖羣不相善也食相噬齧行無列飲無序乖
離而不思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蔬所過狼藉披
攘木實未熟輒齧投注竊取人食皆知自實其嗛山之
小草木必凌挫折挽使之瘁然後已故王孫之居山恒蒿
然以是援羣衆則逐王孫王孫羣衆則齧鋤革切援棄去
終不與抗然則物之甚可憎莫王孫若也余棄山間久見

其趣如是作憎王孫云

湘水之悠兮其上羣山胡茲鬱而彼瘁兮善惡異居其間
惡者王孫兮善者猿環行遂植兮止暴殘王孫兮甚可憎
噫山之靈兮胡不賊旃跳踉叫蹢兮衝目宣斷魚巾切外以
敗物兮內以爭羣排闥善類兮譁駭披紛盜取民食兮私
已不分充嗛果腹兮驕傲驩欣嘉華美木兮碩而繁羣披
競齧兮枯株根毀成敗實兮更怒喧居民馱苦兮號穹旻
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獨不聞援之仁兮受逐不
校退優游兮惟德是做廉來同兮聖囚禹稷合兮凶誅羣
小遂兮君子違大人聚兮孽無餘善與惡不同鄉兮否康
既兆其盈虛伊細大之固然兮乃禍福之攸趨王孫兮甚

可憎噫山之靈兮胡逸而居

逐畢方文

并序

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災日夜數十發少尚五六發過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人咸無安處老弱燔死晨不爨瞑不燭皆列坐屋上左右視罷音疲不得休蓋類物爲之者訛言相驚云有怪鳥莫實其狀山海經云章義之山有鳥如鶴一足赤文白喙其名曰畢方見則其邑有譌與訛同火若今火者其可謂譌歟而人有以鳥傳者其畢方歟遂邑中狀而圖之禳而磔之爲之文而逐之

后皇庇人兮敬授羣材大施棟宇兮小蔽草萊各有攸宅焉時闔而開火炎爲用兮化食生財胡今茲之怪戾兮日十藝而窮災朝儲清以聯邃兮夕蕩覆而爲灰焚傷羸老兮炭死童孩叫號墮突兮戶駭人哀袒夫狂走兮倏忽往來鬱攸孽暴兮混合恢台民氣不舒兮僵踣顛頽休炊息燎兮又伏煨煤門薨晦黑兮啓伺紆回若墜之天兮若生之鬼令行不訛兮國恐盍已問之禹書畢方是崇嗟爾畢方兮胡肆其志皇曹聰明兮念此下地災皇所愛兮儻死無貳幽形扇毒兮陰險詭異汝今不懲兮衆愬咸至皇斯震怒兮殄絕汝類祝融悔禍兮回祿屏氣大陰施滅兮玄冥行事汝雖赤其文隻其趾逞工衒巧莫救汝死黠知亟去兮愚乃止此高飛兮翱翔遠伏兮無傷海之南兮天之裔汝優游兮可卒歲皇不怒兮永汝世日之良兮今速逝

急急如律令

辯伏神文 并序

余病痾部部切且悸謁醫視之曰唯伏神為宜明日買諸市烹而餌之病加甚召醫而尤其故醫求觀其滓曰吁盡老芋也彼鬻藥者欺子而獲售子之惜也而反尤於余不以過乎余戍然慙愾然憂推是類也以往則世之以芋自售而病乎人者眾矣又誰辯焉申以詞云

伏神之神兮惟餌之良愉心舒肝兮魂平志康敲開滯結兮調護柔剛和寧悅懌兮復彼恒常休嘉訢合兮邪怪遁藏君子食之兮其樂揚揚余殆於理兮榮衛蹇極伏盃積塊兮悸不得息有醫導余兮求是以食往沽之市兮欣焉

有得條濯饜烹兮專恃爾力反增予疾兮昏憤馮音寒余

駭其狀兮往尤于醫徵滓以觀兮既笑而嘻曰子胡昧愚

兮茲謂蹲鴟處身猥大兮善植圩卑受氣頑昏兮陰僻歆

危累積星紀兮以老為竒潛苞水土兮混雜蟪余專切蝼不

幸充腹兮唯痼之宜野夫伎害兮假是以欺刮肌刻貌兮

觀者勿疑中虛以脆兮外澤而夷誤而為餌兮命或殆而

今無以追兮後慎觀之嗚呼物固多偽兮知者蓋寡考之

不良兮求福得禍書而為詞兮願寤來者

懇螭文 并序

零陵城西有螭室于江法曹史唐登浴其涯螭牽以入一夕浮水上吾聞凡山川必有神司之抑有是耶於是作懇

螭投之江曰

天明地幽孰主之兮壽善夭殤終何爲兮堆山醜江司者
誰兮突然爲人使有知兮畏危慮害趨走祇兮父母孔愛
妻子嘻兮出入公門不獲非兮泱泱湘流清且微兮陰幽
洞石蓄怪螭兮胡濯茲熱卒無歸兮親戚叫號閭里思兮
魂其安游覲湘壘兮嗟爾怪螭害江湄兮涎泳重瀾物莫
威兮蟻形決目潛伺窺兮膏血是利私自肥兮歲旣大旱
澤莫施兮妖猾下民使顛危兮充心飽腹肆教嬉兮洋洋
往復流逶迤兮惟神高明胡縱斯兮蔑棄無辜逞怪姿兮
胡不降罰肅川坻兮舟者欣欣游者熙兮蒲魚浸用吉無
疑兮牲牲玉帛人是依兮匪神之愬將安期兮神之有亡

於是推兮投之北流心孔悲兮

哀溺文

并序

零陵之氓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絕湘水
中濟船破皆游其一氓盡力而不能尋常其侶曰汝善游
最也今何後爲曰吾嘗千錢重是以後曰何不去之不應
搖其首有頃益怠已濟者立岸上呼且號曰汝愚之甚蔽
之甚身且死何以貨爲又搖其首遂溺死吾哀之且若是
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乎於是作哀溺文吾哀溺者之
死貨兮惟大氓之爲憂世濤鼓以風湧兮浩滉蕩而無舟
不讓祿以辭富兮又旁窺而詭求手足亂而無如今負重
踰平崇丘旣浮頤而滅簪兮不欲釋利而離尤呼號者之

莫救兮愈搖首以沉流髮披鬢如陽切以舞瀾兮魂俵俵而

焉遊龜龜直進以爭食兮魚鮪族而為羞始貪贏以嗇厚

兮終負禍而懷讎前既沒而後不知懲兮更攬取而無時

休哀茲氓之蔽愚兮反賊已而從仇不量多以自諫兮姑

指幸者而為謀夫人固靈於鳥魚兮胡昧尉而蒙鉤大者

死大兮小者死小善游雖最兮卒以道天與害偕行兮以

死自繞推今而鑒古兮鮮克以保其生衣寶焚紂兮專利

滅榮豺狼死而猶餓兮牛腹尸而不盈民既貧貧而無知

兮故與彼咸謚為氓死者不足哀兮冀中人為余再更噫

招海賈文

咨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盪泊兮顛倒

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隳突滄茫無形兮往來遽卒陰陽

開闔兮氛霧滃渤君不返兮逝恍惚舟航軒昂兮下上飄

鼓騰趨救教切嶢嶢兮萬里一覩萃入泓切於交切兮視天若

畝奔螭出抃兮翔鵬振舞天吳九首兮更笑迭怒垂延閃

舌兮揮霍旁午君不返兮終為虜黑齒齒切鱗魚鱗切文肌

三角駢列兮耳離披反斷义牙踔欵音崖蛇首狝鬣虎豹

皮羣沒互出謹傲嬉臭腥百里霧雨瀰君不返兮以充饑

弱水蓄縮其下不極投之必沉負羽無力鯨鯢疑畏淫淫

嶷嶷君不返兮卒自賊怪石森立涵重淵高下迺置滔危

顛崩濤搜疏剡戈鋌時連切君不返兮春霍號呼切沉顛其外

大泊評齋於倫切淪終古廻薄旋天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

不返兮亂星辰東極傾海流不屬泯泯超忽紛盪沃殆而
一跌兮沸入湯谷舳艫霏解梢若木君不返兮魂焉薄海
若嗇貨號風雷巨鼇頷首丘山頽猖狂震虩翻九垓君不
返兮糜以摧咨海賈兮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恟駭愁
苦而以忘其歸上黨易野恬以舒蹈蹂厚土堅無虞歧路
脉布彌九區出無入有百貨俱周游傲睨神自如撞鍾擊
鮮恣歡娛君不返兮欲誰須膠鬲得聖捐鹽魚范子去相
安陶朱呂氏行賈南面孤弘羊心計登謀謨煮鹽大冶九
卿居祿秩山委收國租賢智走諾爭下車逍遙縱傲世所
趨君不返兮謚爲愚咨海賈兮賈尚不可爲而又海是圖
死爲險魄兮生爲貪夫亦獨何樂哉歸來兮寧君軀 終

柳文卷之十九

弔贊箴戒

弔長弘文

有周之羸兮邦國異圖臣乘君則兮王易爲侯威強逆制
兮鬱命轉幽疹蠱膠密兮肝膽爲尤奸權蒙貨兮忠勇以
劉伊時云幸兮大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橫軀以
抑高高圻陔丈爾切兮舉手排直壓溺之不慮兮堅剛以爲
式知死不可撓兮明章人極夫何大夫之炳烈兮王不寤
夫讒賊卒施快於剽狡兮怛就制乎強國松柏之斬刈兮
蒼茸欣植盜驪折足兮罷駑抗臆鷲鳥之高翔兮夔狐惴
而不食竊畏忌以羣朋兮夫孰病百而伸一挺寡以校衆

兮古聖人之所難矧援羸以威傲兮茲固蹈殆而違安殺
身之匪予戚兮閔宗周之不完豈成城以夸功兮哀清廟
之將殘嫉彪子之肆誕兮彌皇覽以爲謾平姑舍道以從
世兮焉用夫考古而登賢指白日以致憤兮卒頽幽而不
列版上帝以飛精兮黜徒感切寥廓而殄絕竭馮雲以壯音貢
愬兮終冥冥以鬱結欲登山以號辭兮愈洋洋以超忽心
涸涸其不化兮形凝冰而自慄圖始而慮末兮非大夫之
操陷瑕委厄兮固衰世之道知不可而愈進兮誓不偷以
自好陳誠以定命兮侔貞臣以與爲友比干之以仁義類
兮緬遼絕以不羣伯夷殉潔以莫怨兮孰克軌其遺塵苟
端誠之內虧兮雖耆老其誰珍古固有一死兮賢者樂得

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與嗚呼哀哉敬弔忠甫

弔屈原文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擘蘅
若以薦芳願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辭而有光先生之不從
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遭世孔疚華蟲薦壤兮進御
羔衷牝雞咿嘍兮孤雄束味陸救切哇咬環觀兮蒙耳大呂
董喙以爲羞兮焚棄稷黍狂獄之不知避兮宮庭之不處
陷塗藉穢兮榮若繡黼棖折火烈兮娛娛笑舞讒巧之噍
噍兮惑以爲咸池便媚鞠而慝兮美愈西施謂謨言之怪誣
兮反寘瑱而遠違匿重痼以諱避兮進俞緩之不可爲何
先生之凜凜兮厲鉞石而從之但仲尼之去魯兮曰吾行

之遲遲柳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夫
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
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
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義矧先
生之惻胡本惻迫逼切兮滔大故而不貳沉璜瘞佩兮孰幽
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
髣髴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渙余涕之盈眶呵星辰而
驅詭怪兮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夫雷電兮苟爲是之荒
茫耀姱辭之矐朗兮世果以是之爲狂哀余衷之坎坎兮
獨蘊憤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平聲忠誠
之旣內激兮抑銜忍而不長萃音輝爲屈之幾何兮胡獨焚

其中腸吾哀今之爲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
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
旣媮風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可忘

弔樂毅文

許縱自燕來曰燕之南有墓焉其志曰樂生之墓余聞而
哀之其返也與之文使弔焉

大厦之騫兮風雨萃之車亡其軸兮乘者棄之嗚呼夫子
兮不幸類之尚何爲哉昭不可留兮道不可常畏死疾走
兮狂顧徬徨燕復爲齊兮東海洋洋嗟夫子之專直兮不
慮後而爲防胡去規而就矩兮卒陷滯以流亡惜功美之
不就兮俾愚昧之周章豈夫子之不能兮無亦惡是之遑

遑仁夫對趙之悃款兮誠不忍其故邦君子之容與兮彌
億載而愈光諒遭時之不然兮匪謀慮之不長跼陳辭以
隕涕兮仰視天之茫茫苟偷世之謂何兮言余心之不臧

伊尹五就桀贊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
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
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
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爲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
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
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旣而又思曰
尚可十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

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爲
堯舜而人爲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
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
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恒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
足觀乎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
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
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毫般猶不忍其
遲亟往以觀庶狂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異一卒無其端
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阨音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
人無形與道爲偶道之爲大爲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

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恒人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志以爲誨

梁丘據贊

齊景有嬖曰梁丘子同君不爭古號媚士君悲亦悲君喜亦喜曷賢不贊卒贊于此媚予所仇激贊有以梁丘之媚順心狎耳終不撓厥政不嫉反已晏子躬相梁丘不毀恣其爲政政實允理時睹晏子食寡肉缺味愛其不飽告君使賜中心樂焉國用不墜後之嬖君罕或師是導君以諛聞正則忌讒賢叶惡民蠹國圯嗚呼豈惟賢不逮古嬖亦莫類梁丘可思又況晏氏激贊梁丘心焉孔瘁

霹靂琴贊引

霹靂琴零陵湘水西震餘枯桐之爲也始枯桐生石上說者言有蛟龍伏其窾一夕暴震爲火之焚至旦乃已其餘砢然倒臥道上震旁之民稍柴薪之超道人聞取以爲三琴琴莫良於桐桐之良莫良於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火之餘又加良焉震之於火爲異是琴也旣良且異合而爲美天下將不可載焉微道人天下之美幾喪余作贊辭識其越之左與右以著其事又益以序以爲他傳辭曰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焚之竒旣良而異爰合其美超實爲之贊者柳子

尊勝幢贊

并序

以佛之爲尊而尊是法嚴之於頂其爲最勝宜也旣尊而

勝矣其爲拔濟尤大塵飛而災去影及而福至睦州於是
誠焉不疑龔石六觚其長半尋乃篆乃刻立之爲福馬孺
人之墓孺人之生奉佛道未嘗敢怠今旣沒睦州又成其
志擇最勝且尊之道文之於石以延其休則其生佛所得
佛道宜無疑也贊曰
世所尊兮又尊道勝無立兮以爲寶拔大苦兮升至真靈
合贊兮神而神駕元氣兮濟玄津誰爲友兮上品人德無
已兮石無磷延永世兮奠坤垠靈受福兮公之勤

龍馬圖贊

并序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得異馬於河而莫知其形好
事者涿人盧遵以其圖來示余其狀龍鱗虺尾拳毛環目

肉鬣馬之靈怪有是耶居帝閑爲馬幾二十年從封禪郊
籍鳴和鑾者數十事遇禍亂帝西幸馬至咸陽西入渭水
化爲龍泳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于時其去也存其神
是全德也旣覩其形不可以不贊靈和粹異孕至神兮倮
尾童鬣䟽紫鱗兮巍然特出瑞聖人兮理平和樂百樂陳
兮鳴鑾在御太路遵兮世虜道悖還吾真兮哀鳴延首慕
水濱兮沛焉潛泳旋齋淪兮淵居海逝靈無鄰兮出處孔
時類至仁兮嗟爾衆類孰是倫兮進昏死亂阡厥身兮匪
馬之慕吾誰親兮贊之斯圖宜世珍兮

誠懼箴

人不知懼惡可有爲知之爲美莫若去之非曰童昏昧昧

勿思禍至而懼是誠不知君子之懼懼乎未始幾動乎微
事遷乎理將言以思將行以止中決道符乃順而起起而
獲禍君子不耻非道之愆非中之詭懼而為懼雖懼焉如
君子不懼為懼之初

憂箴

憂可無乎無誰以寧子如不憂憂日以生憂不可常常則
誰憚子常其憂乃小人戚敢問憂方吾將告子有聞不行
有過不徙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
誠懇過又不及憂之大方唯是焉急內不自得甚泰為憂
省而不疚雖死優游所憂在道不在乎禍吉之先見乃可
無過告子如斯守之勿墮

師友箴

并序

今之世為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為人友者
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矣歌
以為箴既以儆已又以誡人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
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借有
可取中道或捨仲尼不生牙也久死二人可作懼吾不似
中焉可師耻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傭丐
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內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
敬爾無忽

敵戒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爲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爲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施施乃亡晉敗楚鄢音偃范文爲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祗益爲瘡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耆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三戒并序

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已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迫于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麋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稍大忘已之麋也以爲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外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爲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屹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憇魚僅憇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已也甚恐

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
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
止此耳因跳踉大嚼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尤也類
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
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為已生歲直子鼠子神也
因愛鼠不畜貓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厨悉以恣鼠不問
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音
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兼行夜則竊齧
鬪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

人來居鼠為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
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貓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
鼠如丘棄之隱處鼻即臭字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無
禍為可恒也哉

沛國漢原廟銘
昔在帝堯光有四海元首萬邦時則舜禹稷尚佐命垂統
股肱天下聖德未衰而內禪元臣繼天而受命四姓承休
迭有中邦五神環運炎德復起周道削滅秦德暴戾皇天
疇庸審厥保承乃命唐帝之後振而興之又俾元臣之後
翊而登之所以紹復丕績不墜厥祀故曲逆或音起為策
士輔成帝圖吐謀洞靈奮奇如神舜之胄也汝陰脫帝密
網摧虜暴氣扶乘天休運行嘉謀禹之苗也鄠侯保綏三
秦控引漢中宏器廓度以大帝業尚之裔也淮陰整齊天

柳文卷之二十

銘雜題

沛國漢原廟銘

昔在帝堯光有四海元首萬邦時則舜禹稷尚佐命垂統
股肱天下聖德未衰而內禪元臣繼天而受命四姓承休
迭有中邦五神環運炎德復起周道削滅秦德暴戾皇天
疇庸審厥保承乃命唐帝之後振而興之又俾元臣之後
翊而登之所以紹復丕績不墜厥祀故曲逆或音起為策
士輔成帝圖吐謀洞靈奮奇如神舜之胄也汝陰脫帝密
網摧虜暴氣扶乘天休運行嘉謀禹之苗也鄠侯保綏三
秦控引漢中宏器廓度以大帝業尚之裔也淮陰整齊天

兵導揚靈威覆趙夷魏拔齊殄楚平陽破三秦虜魏王絳
侯定楚地固劉氏皆稷之裔也克復堯緒昭哉甚明天意
若曰建大德者必唐帝之胄故漢氏興焉翼炎運者必唐
臣之孫故羣雄登焉是以高帝誕膺聖祚以垂德厚探昊
穹之奧旨載幽明之休祐殺白帝于大澤以承其靈建赤
旂于沛邑以昭其神假手于嬴以混諸侯憑力于項以離
關東奉纘堯之元命而四代之後咸獻其用德乘木之大
統而秦楚之盛不保其位既建皇極設都咸陽撫征四方
訓齊天下乃樂沛宮以追造邦之本乃歌大風以昭武成
之德乃奠舊都以壯王業之基生爲湯沐之邑沒爲思樂
之地且曰萬歲之下魂遊于此惟茲原廟沛宮之舊也祭

蚩尤於是庭而赤精降道靈命於是邦而羣雄至登布衣
於萬乘而子孫得以纘其緒化環堵爲四海而黎元得以
安其業基岱岳之高源洪河之長蓄靈擁休此焉發跡蓋
以道備于是而後行之天下制成于是而後廣之宇內天
下備其道而神復乎本宇內成其制而心懷于舊宜其正
名以表功用成其始俾生靈盡其敬焉陳本以宅神用成
其終俾生靈盡其慕焉故高帝定位建茲閼宮惠皇嗣服
爰立清廟綿越千祀至今血食此所以成終而成始也且
夫以斷蛇之威安知不運其密用佐歲功以流澤歟以約
法之仁安知不流其神睠相舊邦之遺黎歟以紹唐之餘
慶統天之遺烈安知不奮其神化大祐於下土歟然則展

敬乞靈烏可已也銘于舊邑以迪天命其辭曰
蕩蕩明德時惟放勛揖讓而退祚于後昆羣蛇輔龍以翊
天門登翼炎運唐臣之孫秦網旣離鹿駭東夏長蛇封豕
蹈躍中野天復堯緒鍾祐于劉赫矣漢祖播茲皇猷揚旂
沛庭約從諸侯豪暴震疊威聲布流總制虎臣委成良疇
勦殄霸楚遂荒神州區宇懷濡黔黎輯柔表正萬國炎靈
用休定宅咸陽以都上游留觀本邦在鎬如周穆穆惠皇
宗湮克承崇崇沛宮清廟是憑原念大業肇經茲地乃專
元命亦舉嚴祀建旂釁鼓遂據天位覓遊故都永介丕祉
煥列唐典嚴恭罔墜勒此休銘以昭本始

劍門銘

并序

惟蜀都重險多貨混同戎蠻人尤俗剽嗜爲寇亂皇帝元
年八月帥喪衆暴羣疑不制妖孽煽行怙恃富強滔天阻
兵攻陷他部北包劍門憑負丘陵以張鷲猛堅利鋒鏑以
拒大順謂雷霆之誅莫已加也惟梁守臣禮部尚書嚴公
以國害爲私讎以天討爲己任推仁仗信不待司死而人
致其命立義抗憤不待喋血而士一其心悉師出次祗俟
明詔凡諸侯之師必出于儲峙饗資取其豐穰乃遣前
軍嚴秦奉揚王誅誕告南土十一月右師逾利州蹈寇地
乘山斬虜以遏奔衝左師出于劍門大攘頑嚙諭引劫脅
蟻潰鼠駭險無以固收奪利地以須王師剗剗腎腸振拔
根柢俾無以肆毒用集我勲力贄音墳鼓一振元戎啓行取

其渠魁以為大戮由公忠勇憤排授任堅明謀猷弘長用
能啓闢險阨夷為大塗哀沮害氣對乎天意帝用休嘉議
功居首增秩師長進為大藩宅是南服將校羣吏願刊山
石昭著公之功垂號無窮銘曰

井絡坤垠時惟外區界山為門環于蜀都叢險積貨混并

羌鬣城侯狂猾窺隙信信中嘯呼憑據勢勝厚其兇徒

皇帝之仁宥而不誅暴非德馴害及巴渝乃出王旅乃司
列岳牧臣司梁當其要束器備攸積糗糧是蓄人無增賦
師以饒足喋血誓士玄機在握分命貔貅陳為犄角右逾
岷山左直劔門攻出九地上披重雲攀天蹈空夷視阻艱
破裂層壘殄殲羣頑內獲固圉外臨平原天兵徐驅卒乘

嘽嘽他丹切大憝囚戮戎夏咸歡帝圖厥功惟梁是先開國

進位南服于藩邦之清夷人以完安銘功鑒亂永代是觀

塗山銘并序

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威
懷之道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而導
百川大功建焉虞帝耄期順承天曆自南河而受四海大
位定焉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
功莫崇乎禦大災乃賜玄圭以承帝命位莫尊乎執大象
乃輯五瑞以建皇極政莫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
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不業立商周之前樹帝
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政崇

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于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于三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于後裔當位作聖著爲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既發華蓋既狩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神莫敢違寧羽旄四合衣裳咸會虔恭就列俯僂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天威震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乂厥後啓征有扈而夏德始衰昇距太康而帝業不守皇祖之訓不由人亡政墜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脩其政統卑宮室惡衣服拜昌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

茲山之會安得獨光于後歟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于是山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爲之銘庶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其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統壹憲度省方宣教化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既孚乃舉明刑以弼聖謨則戮防風遺骨專車克明克威疇敢以渝宣昭黎憲者定混區傳祚後胤丕承帝圖塗山巖巖界彼東國唯禹之德配天無極卽山刊碑貽後訓則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 并序

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某上所部編戶毗李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興自刃股肉假託饋獻其

父老病已不能啖啜宿而死與號呼撫臆口鼻垂血捧土
就墳沾漬涕洟墳左作小廬蒙以苦墼詩廉茨伏匿其中扶
服卽匍頓踊晝夜哭訴孝誠幽達神爲見異廬上產紫芝
白芝二本各長一丈廬中醴泉湧出奇形異狀應驗圖記
此皆陛下孝理神化陰中其心而克致斯事謹案興甦庶
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釋未爲業而能鍾彼
醇孝超出古列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
有唐堯如天如神之德宜加旌褒合于上下請表其里閭
刻石明白宣延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死上請制
曰可其銘云

懿厥孝思茲惟淑靈稟承粹和篤守天經泣侍羸疾默禱

隱冥引刃自嚮殘肌敗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惟時高高

曾不是聽創卽瘡

巨痛仍號于穹旻捧土濡涕頓首成墳

陷膺腐背寒暑在廬草木悴死鳥獸踟躕殊類異族亦相
其哀肇有二位孝道爰興克修厥猷載籍是登在位有虞
以孝烝烝仲尼述經以教于曾惟昔魯侯見命夷官亦有
考叔寤莊稱醇顯顯李氏寔與之倫哀嗟道路涕慕里鄰
邦伯章奏稽首懇勸上動帝心旁達明神錫祕祉三秀
靈泉帝命荐加亦表其門統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
億齡揚芬

武岡銘

并序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蠻獠竹絞切雜擾盜弄庫兵賊

脅守帥南鈞牂牁音臧外誘西原置魁立帥殺牲盟誓洞窟林麓嘯呼成羣皇帝下銅獸符發庸蜀荆漢南越東甌之師四面討問畏罪憑阻逃遁不卽誅時惟潭部戎帥御史中丞柳公綽練立將校提卒五百屯于武岡不震不騫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白信順亂人大恐視公之師如百萬視公之令如風雷怨號呻吟喜有攸訴投刃頓伏願完父子卒爲忠信奉職輸賦進比華人無敢不龔母弟生壻繼來于潭咸致天廷皇帝休嘉式新厥命兇渠同惡革面向化如醉之醒如狂之寧公爲藥石俾復其性詔書顯異進臨江漢益兵三倍爲時碩臣殿于大邦文儒申申有此武功於是夷人始復聞公之去相與高蹈涕呼若寒去

裘昔公不夸首級爲已能力專務教誨俾邦斯平我老洎幼由公之仁小不爲虺蜮大不爲鯨鯢恩重事特不邇而遠莫可追已願銘武岡首以慰我思以昭我類以示我子孫弥億萬年俾我奉國如今之誠鄰之我懷如公之勤其辭曰

黔山之嶮巫水之磻魚駭而離獸犯而殘戶恐合竄彼攘仍亂王師來誅期死以緩公明不疑公信不欺援師定命俾邦克正皇仁天施我反其性我塗四闔公示之門我愚抵死公示之恩旣骨而完旣亡而存奉公之訓貽我子孫我始螫賊由公而仁我始寇酌由公而親山畋澤獻同輸賦于都陶穴刊木室我姻族烹牲是祀公受介福揲著以

占公宜百祿皇懋公功陟于大邦遠哉去我誰嗣其良有
宄之丹有犀之顛匪曰余固公不可賂祝鄰之德恒遵公
則勗余之世永謹邦制南夷作詩刻示來裔

井銘并序

始州之人各以甕甕五計負江水莫克井飲崖岸峻厚旱
則水益遠入陟降大艱雨多塗則滑而顛恒惟咨嗟怨惑
訛言終不能就元和十一年三月朔命為井城北隍上未
晦果寒食冽而多泉邑人以灌其土堅埒巨至其利悠久
其相者浮圖談康軍事牙將米景鑿者蔣晏凡用罰布六
千三百役庸三十六大甕千七百其深八尋有二尺銘曰
盈以其神其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疇肯似于政其來日

新

舜禹之事

魏公子不由其父得漢禪還自南郊謂其人曰舜禹之事
吾知之矣由丕以來皆笑之柳先生曰丕之言若是可也
嚮者不若曰舜禹之道吾知之矣丕罪也其事則信吾見
笑之者不知言未見丕之可笑者也凡易姓授位公與私
仁與強其道不同而前者忘後者繫其事同使以堯之聖
一日得舜而與之天下能乎吾知小爭於朝大爭於野其
為亂堯無以已之何也堯未忘於人舜未繫於人也堯之
得舜也以聖舜之得堯也以聖兩聖獨得於天下之上奈
愚人何其立於朝者放齊猶曰朱啓明而况在野者乎堯

知其道不可退而自忘舜知堯之忘已而繫舜於人也進而自繫舜舉十六族去四凶族使天下咸得其人命二十二人興五教立禮刑使天下咸得其理合時月正曆數齊律度量權衡使天下咸得其用積十餘年人曰明我者舜也齊我者舜也資我者舜也天下之在位者皆舜之人也而堯隕然聾其聰昏其明愚其聖人曰往之所謂堯者果烏乎在哉或曰耄矣曰匿矣又十餘年其思而問者加少矣至於堯死天下曰父矣舜之君我也夫然後能揖讓受終於文祖舜之與禹也亦然禹旁行天下功繫於人者多而自忘也晚益之自繫猶是也而啓賢聞於人故不能夫其始繫於人也厚則其忘之也遲不然反是漢之失德父

矣其不繫而忘也甚矣宦董袁陶之賊性盈矣丕之父攘禍以立強積三十餘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無漢之思也不嗣而禪天下得之以爲晚何以異夫舜禹之事耶然則漢非能自忘也其事自忘也曹氏非能自繫也其事自繫也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其忘而繫者無以異也堯舜之忘不使如漢不能授舜禹舜禹之繫不使如曹氏不能受之堯舜然而世徒探其情而笑之故曰笑其言者非也問者曰堯崩天下若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三載子之言忘若甚然是可不可歟曰是舜歸德於堯史尊堯之德之辭者也堯之老更一世矣德乎堯者蓋已死矣其幼而存者堯不使之思也不若是不能與人天下

謗譽

凡人之獲謗譽于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謗在上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謗何也君子宜于上不宜于下小人宜于下不宜于上得其宜則譽至不得其宜則謗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亂世不得已而在于上位則道必拂于君而利必及于人由是謗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殺可辱而人猶譽之小人遭亂世而後得居於上位則道必合於君而害必及于人由是譽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君子之譽非所謂譽也其善顯焉爾小人之謗非所謂謗也其不善彰焉爾然則在下而多謗者豈盡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

譽者豈盡仁而智也哉其謗且譽者豈盡明而善褒貶也哉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惑出一庸人之口則羣而郵之且置於遠邇莫不以爲信也豈惟不能褒貶而已則又蔽於好惡奪於利害吾又何從而得之耶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人者之難見也則其謗君子者爲不少矣其謗孔子者亦爲不少矣傳之記者叔孫武叔時之顯貴者也其不可記者又不少矣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時得君而處乎人上功利及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歡而戴之向之謗之者今從而譽之矣是以在上而必彰也或曰然則聞謗譽于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惡可無亦徵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則信之不善人

也則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於善不善也則已耳如有謗
譽乎人者吾必徵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舉且信之
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榮且懼也苟不知
我而謂我盜跖吾又安取懼焉苟不知我而謂我仲尼吾
又安取榮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
善而已矣

咸宜

興王之臣多起汙賤人曰幸也亡王之臣多死寇盜人曰
禍也余咸宜之當兩漢氏之始屠販徒隸出以爲公侯卿
相無他焉彼固公侯卿相器也遭時之非是以詘獨其始
之不幸非遭高光而以爲幸也漢晉之末公侯卿相劫戮

困餓伏牆壁間以死無他焉彼固劫戮困餓器也遭時之
非是以出獨其始之幸非遭卓曜而後爲禍也彼困於昏
亂伏志氣屈身體以下奴虜平難澤物之德不施于人一
得適其僚其進晚耳而人猶幸之彼伸於昏亂抗志氣肆
身體以傲豪傑殘民興亂之伎行於天下一得適其僚其
死後耳而人猶禍之悲夫余是以咸宜之

鞭賈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宜五十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
則伏而笑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五萬而後可有
富者子適市賈鞭出五萬持以夸余視其首則拳蹙而不
遂視其握則蹇仄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不相承其

節朽黑而無文材搯苦甲切之滅瓜而不得其所窮舉之翽然若揮虛焉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余乃召僮爚湯以濯之則漱音速然枯蒼然白嚮之黃者梘也澤者蠟也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馬相踶徒計切因大擊鞭折而爲五六馬踶不已墜於地傷焉視其內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梘其貌蠟其言以求賈技於朝者當其分則善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以御乎物以夫空空之內糞壤之理而以責其大擊之效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者乎

吏商

吏而商也汗吏之爲商不若廉吏之商其爲利也博汗吏以貨商資同惡與之爲曹大率多減耗役傭工費舟車射時有得失取貨有苦音古良盜賊水火殺殺焚溺之爲患幸而得利不能什一二身敗祿奪大者死次貶廢小者惡終不逐汗吏惡能商矣哉廉吏以行商不役傭工不費舟車無資同惡減耗時無得失貨無良苦盜賊不得殺殺水火不得焚溺利愈多名愈尊身富而家強子孫葆光是故廉吏之商博也苟修嚴潔白以理政由小吏得爲縣由小縣得大縣由大縣得刺小州其利月益各倍其行不改又由

小州得大州其利月益三之一其行又不改又由大州得廉一道其利月益之三倍不勝富矣苟其行又不改則其為得也夫可量哉雖赭山以為章涸海以為鹽未有利大能若是者然而舉世爭為貨商以故貶吏相逐於道百不能一遂人之知謀好邇富而近禍如此悲夫或曰君子謀道不謀富子見孟子之對宋牼乎何以利教為也柳子曰君子有二道誠而明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誠者利進而害退焉吾為是言為利而為之者設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吾哀夫沒於利者以亂人而自敗也姑設是庶由利之小大登進其志幸而不撓乎下以成其政交得其大利吾言不得已爾何暇從容若孟子乎孟子

好道而無情其功緩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

東海若

東海若陸遊登孟諸之阿得二瓠焉剗而振其犀以嬉取海水雜糞壤燒如消虻音尤又而實之臭不可當也窒以

密石舉而投之海逾時焉而過之曰是故棄糞耶其一徹

聲而呼曰我大海也東海若呀墟牙然而笑曰怪矣今夫

大海其東無東其西無西其北無北其南無南且則浴日

而出之夜則滔列星涵太陰揚陰火珠寶之光以為明其

塵霾之雜不處也必泊之西滌故其大也深也潔也光明

也無我若者今汝海之棄滴也而與糞壤同體臭朽之與

曹蟻虻之與居其狹咫也又冥暗若是而同之海不亦羞

而可憐哉子欲之乎吾將爲汝抉石破瓠盪羣穢於大荒
之島而同子於向之所陳者可乎糞水泊然不悅曰我固
同矣吾又何求於若吾之性也亦若是而已矣穢者自穢
不足以害吾潔狹者自狹不足以害吾廣幽者自幽不足
以害吾明而穢亦海也狹幽亦海也突然而往于然而來
孰非海者子去矣無亂我其一聞若之言號而祈曰吾毒
是久矣吾以爲是固然不可異也今子告我以海之大又
目我以故海之棄糞也吾愈急焉涌吾沫不足以發其窒
旋吾波不足以宓瓠之腹也就能之窮歲月耳願若幸而
哀我哉東海若其抉石破瓠投之孟諸之陸盪其穢於大
荒之島而水復於海盪得向之所陳者焉而向之一者終

與臭腐處而不變也今有爲佛者二人同出於毘盧遮那
之海而泊於五濁之糞而幽於三有之瓠而窒於無明之
石而雜於十二類之螭蛇人有問焉其一人曰我佛也毘
盧遮那五濁三有無明十二類皆空也一也無善無惡無
因無果無脩無證無佛無衆生皆無焉吾何求也問者曰
子之所言性也有事焉夫性與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子
守而一定則大患者至矣其人曰子去矣無亂我其一人
曰嘻吾毒之久矣吾盡吾力而不足以去無明窮吾智而
不足以超三有離五濁而異夫十二類也就能之其大小
劫之多不可知也若之何問者乃爲陳西方之事使修念
佛三昧一空有之說於是聖人憐之接而致之極樂之境

而得以去羣惡集萬行居聖者之地同佛知見矣向之一人者終與十二類同而不變也夫二人之相違也不若二瓠之水哉今不知去一而取一甚矣

柳文卷之二十終

柳文卷之二十一

題序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又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媿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音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

退掬溜播灑則罷音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
操縵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酒體節之薦
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櫨梨橘柚苦鹹酸辛
雖蜚音吻裂鼻縮舌澁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
菹屈到之芟曾皙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
獨文異乎韓子之為也亦將弛焉而不為虐歟息焉游焉
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
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
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
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
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

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咕咕他叶然動其喙亦勞
甚矣乎

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傳曰詩書執禮禮不執則不行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
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
事之說而大典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撫拾殘缺附比倫
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永貞元和間天禍仍遘自崇陵
至于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由太常相天下連為禮儀
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瑾以太常丞隴西辛秘
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攢塗秘器象物之宜外之則復上斥
土因山之制上之則顧命典冊與文物以受萬國下之則

制服節文頒憲則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禮無不備且苞并
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剪截而畢
得其中顧問關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爲司空公得其人
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奏復于上辨列于
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爲崇豐二陵集禮藏之于太常書閣
君子以爲愛禮而近古焉昔韋孟以詩禮傳楚而郊廟之
制卒正於玄成鄭玄以箋注師漢而禪代之儀卒集於小
同賈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盧植以儒學用而謀爲祭
法舊史咸以爲榮今裴氏太尉公以禮匡義嗣侍中公以
禮議封禪祠部公以禮承大事大理公以禮輔東宮而堦
也以禮奉二陵又能成書以克其闕其爲愛禮近古也源

遠乎哉堦字封叔其伯仲咸以文學顯於世大理之兄正
平節公以儀範成家道以文雅經邦政今相國郇公其宗
子也郇公以孝友勤勞揚于家邦遊其門若聞韶濩入其
廟如至鄒魯恩溢乎九族禮儀乎他門則封叔之習禮也
其出於孝弟歟成書也其本於忠敬歟由於家而達於邦
國其取榮於史氏也果矣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
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爲史記迄于今交錯相糺
字卽糾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事戰國策春
秋後語頗本右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

促數音速耗矣而後之文者寵之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驚墮愈日甚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計磔裂攔俱運切撫融結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月而咸得從其條貫森然若開羣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琮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叙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辯論之辭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紀言尚書戰國策成敗興壞之說大備無不苞也噫是可以爲學者之端耶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爲是書吾嘉而叙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刪取其叙繫于左以爲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

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盪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旣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訖于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充于簡冊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離其變通論次其叙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唐興用文理貞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浹于漢氏與之相準於是有能者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爲四十卷

楊評事文集後序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其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

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異之詞諷誦于文人滿盈于江湖達于京師晚節徧悟文體尤邃叙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天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爲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衆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武都符義府泰山羊士諤隴西李鍊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啓遠遊賦七夕賦皆人文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

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廢廢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于世休聲未克充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脩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命論次篇簡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于後

濮陽吳君文集序

博陵崔成務嘗爲信州從事爲余言邑有聞人濮陽吳君弱齡長鬣而廣穎好學而善文居鄉黨未嘗不以信義交於物教子弟未嘗不以忠孝端其本以是卿相賢士率與亢禮余嘗聞而志乎心會其子侶與侃侃更名武陵升進士得罪來永州因奉其先人文集十卷再拜請余以文冠其

首余得徧觀焉其爲辭賦有戒苟冒陵僭之志其爲詩歌有交王公大人之義其爲誄誌吊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多舉六經聖人之大旨發言成章有可觀者古之司徒必求秀士由鄉而升之天官古之太史必求人風陳詩以獻于法宮然後材不遺而志可見近世之居位者或未能盡用古道故吳君之行不昭而其辭不薦雖一命于王而終伏其志嗚呼有可惜哉武陵又論次誌傳三卷繼于末其官氏及他才行甚具云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

僕聞之世其家業不墮者雖古猶今也求之於今而有獲焉王氏子某與余通家代爲文儒自先天以來策名聞達

東毫翰而踐文昌登禁掖者紛綸華耀繼武而起士大夫
掉鞅於文囿者咸不得攀而倫之乙亥歲某自南徐來執
文貺予詞有遠致又著論非班超不能讀父兄之書而乃
傲狂疾之功以為名吾知其奉儒素之道專矣間以兄弟
嗣來京師會于舊里若璩音渠瑒音瑒在魏機雲入洛由是
正聲迭奏雅引更和播埴箎之音韻調律呂之氣候穆然
清風發在簡素文章之曹曷能及茲况宗兄握炳然之文
以贊關石薦音薦冠銀章榮映江湖則嚮時之美談必復
其始某也謂余傳卜氏之學宜叙于首章操斧於班郢之
門斯強顏耳詩凡若干首

柳文卷之二十一終

柳文卷之二十二

序

送楊凝郎中使還汴宋詩後序

談者謂大梁多悍將勁卒亟就猾亂而未嘗底寧控制之
術難乎中道蓋以將驕卒暴則近憂且至非所以和衆而
又民也將誅卒削則外虞實生非所以扞城而固圉也是
宜慰薦煦諭納為腹心然後威懷之道備聖上於是撫以
表臣贊以藝人參剛柔而兩用化逆順而同道既去大慙
遂室有衆故楊公以謀議之隙對揚王庭不踰時而承詔
復命示信于外諸侯時當朝之羽儀凡同官之寮屬皆餞
焉容受童孺使在末位禮部郎中許公以宏才奧學已任

文字顧唱在席咸斷章而賦焉謂工部郎中崔公文爲時
雄允宜首序謂小子預離觴之餘瀝俾撰後序編以繼之
大凡軍旅之制贊佐之重崔公序之備矣膺命受簡欲默
不敢故書談者之辭拜手以獻用充餘篇云

送崔羣序

貞松產於巖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于千仞之表
和氣之發也稟和氣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有貞心勁
質用固其本禦攘冰霜以貫歲寒故君子儀之清河崔敦
詩有柔儒溫文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禮物議歸厚其有
稟者歟有雅厚直方之誠以正其性慤論忠告交道甚直
其有合者歟是故日章之聲振於京師嘗與隴西李杲直

南陽韓安平洎予交友杲直敦柔深明冲曠坦夷慕崔君
之和安平厲莊端毅高朗振邁悅崔君之正余以剛柔不
常造次爽宜求正於韓襲和於李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
言相視默與道合今將寧觀東周振策于邁且餞於野或
命爲之序予於崔君有通家之舊外黨之睦然吾不以是
合之崔君以文學登于儀曹音揚于王庭甲俊造之選首
讎校之列然吾不以是視之於其序也載之其末云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

僕間歲驟遊邠壘今戎帥楊大夫時爲候奄盡護羣校用
笞法箠令不吐強禦下莫有逗撓凌暴而犯令者沉斷壯
勇專志武力出麾下取主公之節鉞而代之位鷩冠者仰

而榮之今又能旁貴文雅以符召文士之秀者河南獨孤
密署爲記室俾職文翰翕然致得士之稱於談者之口蓋
朝廷以勇爵論將帥豈濫也哉獨孤生與仲兄寔連舉進
士並時管記於漢中新平二連帥府俱以筆硯承荷舊德
位未達而榮如貴任其難乎哉噫自犬戎陷河右逼西鄙
積兵備虞縣道告勞內匱中府太倉之蓄僅而獲饜投石
而賈勇者思所以奮力論者以爲天子且復河壩而宣切故
壇拓達西戎而罷諸侯之兵則曳裙戎幕之下專弄文墨
爲壯夫捧腹甚未可也吾子歷覽古今之變而通其得失
是將植密畫於借筋之宴發羣謀於章奏之筆上爲明天
子論列孰計而導揚威命然後談笑罇俎賦從軍之樂移

書飛文諭告西土劫脅之伍俾其簞食壺漿犒迎王師在
吾子而已往慎辭令使諭蜀之書燕然之文炳烈于漢史
真可慕也不然是瑣瑣者惡足置齒牙間而榮吾子哉

同吳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後詩序

觀室者觀其隅隅之巍然直方以固則其中必端莊宏達
可居者也人孰異夫是今若杜君之隅可觀而中可居居
之者德也譬南方之理理是以大揔留府之政政是以光
其道不撓好古書百家言洋洋滿車行則與俱止則相對
積爲義府溢爲高文慤而和肆而信豈詩所謂抑抑威儀
惟德之隅者耶今往也有以其道聞于天子天子唯士之
求爲急杜君欲辭爭臣侍從之位其可得乎濮陽吳武陵

直而甚文樂杜君之道作詩以言余猶吳也故於是乎序焉

送寧國范明府詩序

近制凡得仕於王者歲登名于吏部兵部則必參其等列分而合之率三十人以爲曹謂之甲名書爲三其一藏之有司其二藏之中書洎門下每大選置大考績必關決會驗而視其成有不合者下有司罷去甚衆由是吏得爲奸以立威賊知以弄權詭竊竄易而莫示其實必求端慤而習於事辯達而勤其務者命之官而掌之居三年則又益其官而后去其職有范氏傳真者始來京師近臣多言其美宰相方之用以爲是職在門下甚獲休問初命京兆武

功尉既有成績復於有司爲宣州寧國令人咸曰由邦畿而調者命東西部尉以爲美仕范生曰不然夫仕之爲美利乎人之謂也與其給於供備孰若安於化導故求發吾所學者施於物而已矣夫爲吏者人役也役於人而食其力可無報耶今吾將致其慈愛禮節而去其欺偽凌暴以惠斯人而后有其祿庶可平吾心而不愧於色苟獲是焉足矣季弟爲殿中侍御史以是言也告於其僚咸悅而尚之故爲詩以贈其去而使余爲序

送幸南容歸使聯句詩序

昔漢室方盛文章之徒合于京師亦旣充金馬石渠則又溢于諸侯求達其道故枚乘客于吳相如遊于梁其或致

書匡主用極其志節之大者也適時觀變以成其性道之
茂者也渤海幸君既登于太常之籍又膺邯鄲之召北會
元戎直道自達吾儕器其略南聘天朝相禮述職公卿多
其儀合度於易于之間雖枚生之節長卿之道無以尚也
冬十有二月朝右禮備復于轅門我同升之友是用榮其
趣舍惜其離曠卜茲良夜詠歎其美比詞聯韻奇藻遞發
爛若編貝粲如貫珠琅琅清響交動左右羣公以侍御之
往也予闕其述命繫而序焉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

士之習爲吏者恒病於少文故給而不肆飾於華者恒病
於無斷故放而不制今李生學於詩有年矣吟詠風賦頗
聞乎人至于是州惟州之牧咨焉以贊戎事而糾羣吏甚
直且武豈所謂吏而華者耶以府喪罷去擇而之乎有禮
之邦推是道也以往然而不際於禮則吾不知也

送苑論登第後歸觀詩序

八年冬余與馬邑苑音宛言揚聯貢于京師自時而後車必
挂鞶音韞席必交衽量其志知其達于昭代究其文辯其勝
于太常探而討之則明韜於朴厚之質行浮於休顯之聞
遊公卿之間質直而不犯恪謹而不懾交同列之羣以誠
信聞余拜而兄之以爲執誼而固臨節不奪在兄而已是
歲小司徒顧公守春官之缺而權擇士之柄明年春同趨
權衡之下並就重輕之試觀其掉鞅于術藝之場遊刃乎

文翰之林風雨生於筆札雲霞發於簡牘左右圍視朋儕拱手甚可壯也二月丙子有司題甲乙之科揭于南宮余與兄又聯登焉余不厚顏懷愧而陪其遊久矣夏四月告歸荆衡拜手行邁輪移都門之轍轅指秦嶺之路方將高堂稱慶里閤更賀曳裾峨冠榮南諸侯之邦遐登王粲之樓高視劉表之榻桂枝片玉光生干家是宜砥商雒之阻艱帶江漢之浩蕩以談笑顧盼超越千里而無倦極也然而景熾氣燠往卽南方乘陵炎雲呼吸溫風可無敬乎慎進藥石保安其躬是亦非兄之所宜私也羣公追餞于霸陵列筵而觴送遠之賦圭璋交映或授首簡於余曰子得非知言揚者乎安得而默耶余受而書之編于羣玉之右非不知讓貴傳信焉爾

送蕭鍊登第後南歸序

始余幼時拜兄於九江郡觀其樂嗜經書慕山藪凝和抱其氣象甚茂雖在綺紈而私心慕焉厥後竊理文字先禮而冠遇兄於澤宮之中觀其德如九江之拜蓋世俗所不能移也自是戰藝三北左次陋巷余亟會于其居視其道如澤宮之遇亦挫抑所不能屈也逾時而名擢太常聲動京國士輩仰慕顧盼有耀余獲賀於蔡通儒氏窺其志如陋巷之會又得意所不能遷也君子志正而氣一誠純而分定未嘗標出處爲二道判屈伸於異門也固其本養其正如斯而已矣吾兄先覺而守道獨立而全和貞確端懿

雅不羈俗君子之素也亦既升名天官告余東游是將乘
商於浮漢池歷郢城下武昌復于我始見之地則朋舊之
徒含喜來迎宗姻盡皆加禮以待舟輿所略賀聲盈耳離
羣之思行益少矣僕不腆見邀爲序征夫之言非所以志
君子也自達而已

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覲省序

隴西辛殆庶猥稱吾文宜叙事晨持縑素以班孝廉之行
爲請且曰夫人殆所謂吉士也愿而信質而禮言不黷慢
行不進越其先兩漢間繼脩文儒世其家業其風流後胤
耽學篤志之士徃徃出於其門今夫人研精典墳不告劬
勩屬者舉鄉里登春官獲居其里焉家于蜀之東道其嚴

君以客卿之位贊是方岳爲大夫良今將拜慶寧觀光耀
族屬是其可歌也道出於南鄭外王父以將相之重九命
赤社爲諸侯師今又將亟駕省謁從容燕喜是又可歌也
故我與河南獨孤申叔趙郡李行純行敏等若干人皆歌
之矣若乃序者固吾子宜之柳子曰吾嘗讀王命論及漢
書嘉其立言彼生彪固之胄歟相國馮翊王公功在社稷
德在生人其門子遊文章之府者吾嘗與之齒彼生嚴氏
之出歟承世家之儒風沐外族之休光彼生專聖人之書
而趨君子之林宜矣哉遂如辛氏之談濡翰于素因寓于
辭曰爲我謝子之舅氏珠玉將至得無脩容乎

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序

河東古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聞其間有大河條山
氣蓋關左文士往往仿佯臨望坐得勝槩焉吾固翹翹褰
裳奮懷舊都日以滋甚獨孤生周人也往而先我且又愛
慕文雅甚達經要才與身長志益強力挾是而東夫豈徒
往乎溫清奉引之隙必有美製儻飛以示我我將易觀而
待所不敢忽古之序者期以申導志義不爲富厚而今也
反是生至於晉出吾斯文於筆硯之伍其有評我太簡者
慎勿以知文許之

送豆盧膺秀才南遊詩序

君子病無乎內而飾乎外有乎內而不飾乎外者無乎內
而飾乎外則是設覆爲穿也禍孰大焉有乎內而不飾乎

外則是焚梓毀璞也詎孰甚焉於是有切磋琢磨礪砥括
搯羽之道聖人以爲重豆盧生內之有者也余是以好之
而欲其遂焉而恒以幼孤羸餒爲懼恤恤焉遊諸侯求給
乎是是固所以有乎內者也然而不克專志於學飾乎外
者未大吾願子以詩禮爲冠履以春秋爲襟帶以圖史爲
佩服琅乎璆璜衝牙之響發焉煌乎山龍華蟲之采列焉
則揖讓周旋乎宗廟朝廷斯可也惜乎余無祿食於世不
克稱其欲成其志而姑欲其速反也故詩而序云

送趙大秀才往江陵謁趙尚書序

士之知感激許與常欲以有報爲志者則凡志乎道者咸
願爲之如趙生庶乎哉來謂余曰宗人尚書以碩德崇功

柳文卷之二十二
由交廣臨荆州仁我若子姓恩禮重厚有賢能為御史好
學而甚文友我若同生歡欣交通我誠樂為之用甚不辭
也不幸遭重痼六旬而後知人方其急也大懼不克報尚
書公之恩又懼無以當御史君之心以沒每念于是未嘗
不盡_力然內傷若受鋒刃自是而後調藥石時飲食生
血補氣強筋植骨榮衛之和奮力之剛迨今茲始全然為
人舒幹抗首文翰端麗材足以用敢辭而往以效於戲_許
_切下其言云爾自吾竄永州三年趙生亟見視其狀專謹
愿慤觀其跡温密簡靖聞其言徑直端誠自尚書理荆州
異政日至至則趙生喜抃起立伸目四顧不啻若自己而
為之者誠宜有報知己之道又誠宜有大賢而為之知也

是行也趙生其將奮六翮翔千里以為轅門大府之重增
羽儀之盛其道美矣故余繼之以辭

柳文卷之二十二終

柳文卷之二十三

序別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潤之盜竊竊貨財聚徒黨為反謀十年今天子即位三年
 大立制度於是盜恐且奮將遂其不善視部中良守不為
 已用者誣陷去之睦州由是得罪天子使御史按問館于
 睦自門及堂皆其私卒為衛天子之衛不得揺手辭卒致
 具有間盜遂作而廷臣猶用其文斥睦州南海上既上道
 盜以徒百人遮于楚越之郊戰且走乃得完為左官吏無
 幾盜就禽斬之于社垣之外論者謂宜還睦州以明其誣
 既更大赦始移永州去長安尚四千里睦州未嘗自言吳

柳文
 卷之二十三
 序別

武陵剛健士也懷不能忍於是勇躍其誠鏗鏘其聲出而爲之詩然後慊於內余固知睦州之道也孰銜匿而未發且久聞吾之先焉者激於心若鐘鼓之考不知聲之發也遂繫之而重以序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

越有納官之令以勝大敵漢有羽林之制以威四夷國家寵先中丞邁古人之烈故君自未成童品常第四人猶曰於古爲薄漢北地都尉印以不勝任啗匈奴而子單侯于併濟北相韓千秋以匹夫之諒奮觸南越而子延年侯于成安君之士田之錫猶挫於有司之手始由施州爲涪州扞蜀道勅寇書不釋刃夜不釋甲曰我忠烈胤也期死待

敵敵亦曰彼忠烈胤也盡力致命是不可犯然而筆削之吏以簿書校計羸縮受譴茲郡凡二歲朝廷建大本貞萬邦慶澤之濡洗濯生植又況涪州家聲之大裕蠱之志宜尤被顯寵者也自漢而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澧澧之佐理莫踰於長史以是進秩人猶曰且有後命永州多謫吏而君侯惠和溫良故其歡愉異於他部優詔旣至而君適讎於文其往也獨故凡羨慕之辭無不加等噫以君承荷之重恭肅之美四方之求忠壯義烈者將於君是觀凡君子之志欲其優柔而益固憤悱而不忘以增太史世家之籍用是爲貺則拱璧大鼎烏可以言重乎

送薛存義之任序

河東薛存義將行椰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
許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
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
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怠之又
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
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
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
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
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爲不
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
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薛判官量授序

仕於世有勞而見罪凡人處是鮮不怨懟忿憤列於上愬
於下此恒狀也異於恒者其道宜顯薛生司貨賄於軍興
之際兵亂不去然得以不犯由太行以東皆傳道之可以
爲勞矣而竟連大獄以至於放不戚於貌不悱於心樂以
自肥而未嘗尤於物其有異於恒矣哉朝廷施恩澤凡受
謫者罪得而未薄乃命以近壤薛君去連而吏於朗是其
漸於顯歟君子學以植其志信以篤其道有異於恒者充
而大之苟推是以往雖欲辭顯難矣

送李渭赴京師序

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又况踰臨源嶺下灘

水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宜前余逐居永州李君至固怪其棄美仕就醜也無所束縛自取瘡癘後余斥刺柳州至于桂君又在焉方胥胥爲吏噫何自苦爲是耶明時宗室屬子當尉畿縣今王師連征不貢二府方汲汲求士李君讀書爲詩有幹局久遊燕魏趙代聞知人情識地利能言其故以是入都干丞相益國事不求獲乎已而已以有獲予嫉其不爲是久矣今而曰將行請余以言行哉行哉言止是而已

送嚴公貺下第歸興元覲省詩序

嚴氏之子有公貺者退自有司踵門而告柳子曰吾獻藝不售於儀曹之賈貨不中度敢逃其咎詰朝將行願聞所

以去我者其可乎哉余諭之曰吾子以冲退之志端其趣嚮以淬礪之誠修其文雅行當承教戒於獨立之下濬發清源激揚洪音沛哉鏗鏗乎充于四體之不暇吾何敢去子恭惟相國馮翊公有大勲力盈于旂常極人臣之尊分天子之憂殿邦坤隅柄是文武若子者生而有黼纁梁肉之美不知耕農之勤勞物役之艱難趨其庭有魏絳之金石焉候其門有亞夫之棨戟焉中人處之不能無傲而子之伯仲皆脫略貴美服勤儒素退托於布衣韋帶之任如少習然故繼登上科以及於子是可舉嚴氏之教誦乎他門使有矜式也而吾子又引慝內訟撝謙如此其可患乎賈之不售而自薄哉於是文行之達者若高陽齊據者皆

賦命余序引余朴不曉文故書嚴子之嘉言論于右簡竊
褒貶之義以贈

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

周乎志者窮躓不能變其操周乎藝者屈抑不能貶其名
其或處心定氣居斯二者雖有窮屈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元氏之子其殆庶周乎言恭而信行端而靜勇於講學急
於進業既遊京師寓居所陋無使令之童闕交易之財可
謂窮躓矣而操逾厲志之周也才濬而清詞簡而備工於
言理長於應卒從計京師受丙科之薦獻藝春卿當三黜
之辱可謂屈抑矣而名益茂藝之周也苟非處心定氣則
曷能如此哉余聞其欲退家殷墟脩志增藝懼其沉鬱傷

氣懷憤而不達乃往送而諭焉夫有湛盧豪曹之器者患
不得犀兕而刺之不患其不利也今子有其器宣其利乘
其時夫何患焉磨礪而坐待之可也遂欣欣而去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朝廷用文字求士每歲布衣束帶偕計吏而造有司者僅
半孔徒之數春官上大夫擢甲乙而升司徒者於孔氏高
第亦再倍焉僕在京師凡九年于今其間得意者二百有
六十人其果以文克者十不能一二嘗從俊造之後頗涉
藝文之事四貢鄉里而后獲焉方之於釣者絲綸不屬喙
甚直嗜有美餌者而觖望獲魚之暮則善取者皆指而笑
之今辛生固窮而未達遲久而不試襏衣之徒視子而捧

腹者蓋不乏焉辛生嘗南依蠻楚專志於學爲文無謬悠
迂誣之談鍛鍊剪裁動可觀采故相國齊公接禮加等常
爲右客且佐其策名之願遂笈典墳袖文章北來王都笑
揖羣伍文昌下大夫上士之列見而器異爭爲鼓舞由是
爲聞人戰術藝之場莫與爭鋒然而遷延二北躑躅不振
豈其直鈞而釣懷美餌而羨魚者耶若辛生者有司抑之
則已不然身都甲乙之籍其果以文克歟今則囊如懸磬
傭室寓食方將適千里求仁人被冒畏景陟降棧道吾欲
抑而不歎其若心曾何然吾聞焚舟而克手劔而盟者皆
敗北之餘也子之厄困而往霸心勇氣無乃發於是行乎
成拜賜之信刷壓境之耻無乃果於是舉乎往慎所履如

志遙返勉自固植以遂子之欲姑使談者謂我言而中不
猶愈乎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經術兵農曰庶幾厚於俗
而國得以爲理乎柳子曰否以今世尚進士故凡天下家
推其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國之秀民舉歸之且而更其
科以爲得異人乎無也惟其所尚又舉移而從之尚之以
孝悌孝悌猶是人也尚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雖兵與
農皆然曰然則宜如之何曰即其辭觀其行考其智以爲
可化人及物者隆之文勝質行無觀智無考者下之俗其
以厚國其以理科不俟易也今有博陵崔策子符者少讀

經書爲文辭本於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別時剛以知柔進於有司六選而不獲家有寃連伏闕下者累月不解任將晚矣而戚其幼孤往復不憚萬里再歲不就選世皆曰仁悌人也如是且不見隆雖百易科其可厚而理乎今夫天下已理民風已厚欲繼之於無窮其在慎是而已朝廷未命有司既命而果得有道者則是術也宜用崔子之仕又何晚乎僕智不足而獨爲文故始見進而卒以廢居草野八年麗澤之益鏃礪之事空於耳而荒於心崔子幸來而親余讀其書聽其言發余始志若寤而言夢醒而問醉未及悉而告余以行余懼其悼時之往而不得於內也獻之酒賦之詩而歌之坐者從而和之既和而叙之

送蔡秀才下第歸觀序

僕之始貢於京師著者卦之曰是謂望之未覩隱而未見矐乎遠而有榮者也今茲歲在鶉首若合於壽星其果合乎僕時悒然遲之謂其誕慢怪迂是將不然然而僅實於懷耳未克沃而忘之也後果依違遷就四進而獲卒如其言云噫彼莫莫者其有宰於人乎不然何其應前定若是之章明也今蔡君馳聲耀譽聞於公卿戰藝之徒推爲先登而五就鄉舉往則見罷意者前定之期始未及歟故君子之居易俟命樂天不憂者果於自是也君其勵文學焉丈人牧人南邦君展覲承顏婆娑愉樂之暇則充其經笥茂是文苑時焉逃哉遲速之事則瞽史之任吾不及知

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唯兵用之雖士亦然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爲文辭道今語古角夸麗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一一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能不遺士者僞也唯聲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心目必專以故少不勝京兆韋中立其文懿且高其行愿以恒試其藝益工久與居益見其賢然而進三年連不勝是豈拙於爲聲者歟或以韋生之不勝爲有司罪余曰非也穀梁子曰心志旣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名譽旣聞而有司不以告有司之過也人之視聽有所止神志有所不及古之道名譽未

至不以罪有司而況今乎今韋生樂植乎內而不欲揚乎外其志非也孔子不避名譽以致其道今韋生仗其文簡其友思自得於有司抑非古人之道歟將行也余爲之言旣以遷其人又以移其友且使惑者知釋有司也

送辛生下第序略

自命鄉論士之制壞而不復士莫有就緒故叢于京師京兆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登賢能之書或半天下取其殊尤以爲舉首者仍歲皆上第過而就黜時謂怪事有司或不問能否而成就之中書高舍人備位于禮部攘袂矯枉痛抑華耀首京師之貢者再歲連黜辛生以是不在議甲乙伍中其沉沒厄困之士閤戶塞竇而得榮名者連

柳文卷之二十三終
眇而起談者果以至公稱焉其能否也世莫知也若辛生其文簡而有制其行直而無犯嚮使不聞於公卿不揚於交游文不爲京師貢首則其甲乙可曲肱而有也嗚呼名之果爲不祥也有是夫旣受退告歸長沙以辛生之文行八年無就如其初而退返吾甚憤焉孟子曰位卑而言高者罪也於辛生又不能已故略

柳文卷之二十三終

柳文卷之二十四

序

送從兄稱罷歸江淮詩序

伯氏自淮陽從調抵于京師冬十月牒計不至攝衽而退顧謂宗元曰昔吾祖士師生于衰周與道同波爲世儀表故直道而仕三黜不去孔氏稱之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孟子贊之今吾皇皇末路寡偶希合進不知嚮退不知守所不敢折其志戚其心遵祖訓也然而闕滄隨之養乏庾釜之畜逼逆無成東轅淮湖雖欲脫細故於曾中味道腴於舌端勉脩厥志懼不恒父子當尉我窮局之懷祛我行役之憤博之以文發於詠歌吾非子之望將誰望焉宗

元再拜曰夫聞善不慕與聾瞶同見善不敬與昏瞽同知善不言與聾瘖同則聞之先達久矣矧吾兄有柔儒之茂質恢曠之弘量敢無敬乎有述祖之美談安道之貞節敢無慕乎覩徽容而敬聞嘉話而慕敢無言乎言不稱德文不盡志適爲累而已矣於是賦而序之繼其聲者列于左凡五十七首遂命從姪立編爲後序終焉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往時在長安居相邇也與謀皆甚少獨見謀在衆少言好經書心異之其後吾爲京兆從事謀來舉進士復相得益知謀盛爲文辭通外家書一再不勝懼祿養之緩棄去爲廣州從事復佐邕

州連得薦舉至御史後以智免歸家江陵有宅一區環之以桑有僮指三百有田五百畝樹之穀藝之麻養有牲出有車無求於人日率諸弟具滑甘豐柔視寒燠之宜其隙則讀書講古人所謂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勵也過永州爲吾留信次具道其所爲者凡士人居家孝悌恭儉爲吏祇肅出則信入則厚足其家不以非道進其身不以苟得時退則退尊老無井臼之勞安和而益壽兄弟衍衍以相友不謀食而食給不謀道而道顯則謀之去進士爲從事於遠始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別九歲而會於此視其貌益偉問其業益習叩其志益堅於辱吾宗不振久矣識者曰今之世稍有人焉若謀之出處庸非所謂人歟或問管仲

孔子曰人也謀雖不試於管仲其爲道無悖亦可以有是名也抑又聞聖人之道學焉而必至謀之業良矣而又增焉志專矣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門不道管晏則謀之爲人也其可度哉吾不智觸罪擯越楚間六年築室茨草爲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漁種黍可以酒甘終爲永州民又恨徒費祿食而無所答下媿農夫上慙王官追計往時咎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於口平於心若是者豈不以少好名譽嗜味得毒而至於是耶用是愈賢謀之去進士爲從事以足其家終始孝悌今雖羨之豈復可得謀在南方有令名其所爲日聞於人吾恐謀不幸又爲吾之所悔者將已之而不能得可若何然謀以信厚少言蓄其志以周

送澥序

於事雖履吾迹將不至乎吾之禍則謀何悔之有苟能是雖至於大富貴又何慄耶振吾宗者其惟望乎爾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二十二人遭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猶不能興爲尚書吏者間十數歲乃一人永貞年吾與族兄登並爲禮部屬吾黜而季父公綽更爲刑部郎則加稠焉又觀宗中爲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復興乎自吾爲傑人居南鄉後之穎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余者獨得澥澥質厚不諂敦朴有裕若噐焉必隆然大而後可以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好慕甚

正若墻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勤聖人之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澣焉是望汝往哉見諸宗人爲我謝而勉焉無若大山之麓止而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已乎吾去子終老於夷矣

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

外氏之世德存乎古史揚乎人言其敦大朴厚尤異乎他族由遵而上五世爲大儒兄弟三人咸爲帝者師其風之流者皆好學而質重遵余弟也廣而不肆異而不懾孝敬忠信之道拳拳然未嘗去乎其中蓋由其中出者也浸潤以詩易動搖以文采以余棄于南服來從余居五年矣未嘗見其行有悖乎義言有異乎行者則余之棄也適累斯

人焉以愛余而慰其憂思故不爲京師遊以取名當世以桂之邇也而中丞之道光大多容賢者故洋洋焉樂附而趨以出其中之有夫如是則宜奮翼鱗乘風波以遊乎無倪往哉其漸乎是行也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

吾觀古豪賢士能知生人艱饑羸寒蒙難抵暴挫抑無告以吁而憐者皆飽窮厄恒孤危詭詭忡忡東西南北無所歸然後至于此也今有呂氏子名讓生而食肉馱梁稻欺紈縠幼專靖不好遊不踐郊牧坳野不目小民農夫耕築之倦苦不耳呼怨而獨粹然憐天下之窮甿坐而言未嘗不至焉此孰告之而孰示之耶積於中得於誠往而復咸

在其內者也彼告而後知示而後哀由外以鑠已因物以激志者也中之積誠之得其爲賢也莫尚焉呂氏子得賢人之上資增以嗜儒書多文辭上下今古左程右準以爲直道其於遠且大若稼而穀圃而蔬不丐買而有也今來言曰道不可特出功不可徒成必由任而登假辭以通然後及乎物也吾將通其辭于於仕庶施吾道願一決其不可可於子何如余曰志存焉學不至焉不可也學存焉辭不至焉不可也辭存焉時不至焉不可也今以子之志且學而文之又當主上興太平賢士大夫爲宰相卿士吾子以其道從容以行由於下達於上旁施其事業若健者之升梯舉足愈多身愈高人愈仰之耳道不誤矣勤而不忘

斯可也怠而忘斯不可也捨是吾無以爲決子其行焉

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爲池灣然爲溪其上多楓柟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芡芡蒲藻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灩里閭誠游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旣來其政宅以肆其風和以廉旣樂其人又樂其身于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于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直陵丈證二切目而倨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况公

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官蒙澤方將脫
鱗介生羽翮夫豈越起湘中爲顛顛客耶余旣委廢於世
恒得與是山水爲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爲文志之

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
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
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
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
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爲愚
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
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

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
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
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
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
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
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竊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
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真愚今余
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
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
萬類清瑩秀徹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
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

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
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
溪石上

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

君子遭世之理則呻呼踴躍以求知於世而遯隱之志息
焉於是感激憤悱思奮其志略以效於當世以形於文字
伸於歌詠是故有其具而未得行其道者之爲之也婁君
志乎道而遭乎理之世其道宜行而其術未用故爲文而
歌之有求知之辭以余弟同志而偕未達故贈詩以悼時
之往也余旣困辱不得預睹世之光明而幽乎楚越之間
故合文士以申其致將俟夫木鐸以間於金石大凡編辭

於斯者皆太平之不遇人也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

余旣謫永州以法華浮圖之西臨陂池丘陵大江連山其
高可以上其遠可以望遂伐木爲亭以臨風雨觀物初而
遊乎顥氣之始間歲元克巳由柱下史亦謫焉而來無幾
何以文從余者多萃焉是夜會茲亭者凡八人旣醉克巳
欲志是會以貽于後咸命爲詩而授余序昔趙孟至於鄭
賦七子以觀鄭志克巳其慕趙者歟卜子夏爲詩序使後
世知風雅之道余其慕卜者歟誠使斯文也而傳于世庶
乎其近於古矣

序飲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爲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狀不止于坻不沉于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沉者飲如籌之數旣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歡抃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沉獨三飲衆乃大笑驩甚余病瘵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者有裸裎袒裼以爲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爲和者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序碁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碁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旣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惛焉亦鮮克

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
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
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
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
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某者歟無
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
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
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
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
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
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某者故叙

卷之二十四終

